

武林當舖



8
6

金
庸著

武林当铺

目

录

第一章	乔装涉险	(1)
第二章	破绽百出	(12)
第三章	死里逃生	(22)
第四章	杀机四伏	(35)
第五章	黄雀在后	(43)
第六章	箱里乾坤	(52)
第七章	火山亡魂	(65)
第八章	武会风云	(78)
第九章	阴阳八奇	(89)
第十章	辣手摧花	(107)
第十一章	乌云挂	(117)
第十二章	万年龙须参	(136)
第十三章	遗恨终生	(150)
第十四章	云烟魔叟	(158)
第十五章	七个金人	(168)
第十六章	元婴遇奇	(182)

第十七章	当铺主人	(191)
第十八章	荒山血战	(201)
第十九章	魔洞探宝	(212)
第二十章	大悲龙隐	(225)
第二十一章	两层楼	(233)
第二十二章	绝地涉险	(239)
第二十三章	母子相逢	(252)
第二十四章	众叛亲离	(266)
第二十五章	落发投靠	(276)

第一章 乔装涉险

狂风呼啸，山雨欲来，黄尘暴卷，大地和苍穹一片茫茫，笼罩着雄峙武林的大罗山庄，有如末日来临。

此刻，一乘四人小轿，在狂风中有如行云流水，向大罗山庄奔驰而来。

蓦地——

大罗山庄门楼上一声大喝‘住轿’！

四个穷文士打扮的轿夫闻声止住脚步，但并未放下轿子，仅以冷静的神态，注视着由大门中跃出的那个护庄大汉。

只见那大汉虎背熊腰，虬筋粟肉，太阳穴高高隆起，看来绝非泛泛之辈，他沉喝一声，道：

‘轿中何人？’

为首的轿夫朗声道：

‘贵庄少庄主周一东的新夫人！’

大汉不由微微一怔，道：

‘怎么？又是一位少奶奶？’

轿夫并未搭腔，大汉却浓眉深锁，略一盘算，沉声问道：

‘请问这位少奶奶何时于少庄主成婚？’

轿夫冷冷地道：

‘去年七月七日，屈指算来，半年有余！’

大汉犹疑了一下，道：

‘可否请少奶奶出轿让在下看一看？’

为首的轿夫冷哼一声道：

‘尊驾何人？竟敢对少奶奶如此无礼。’

大汉微微一窘，清声道：

‘在下职责在身，势在必看——’

轿夫厉声道：

“你可知少奶奶愿不愿见你？”

大汉不由一震道：

“少庄主周一东，武功虽无惊人之处，但因风流成性，终日在外拈花惹草，朝秦暮楚，已不止三妻四妾。”他搔搔脑袋，郑重地说：

“近日庄主叮嘱护庄，非本庄之人，一律从严盘诘，如果不一看轿中之人，怎能让她轻易入庄！”

他心念电转，沉声道：

“在下如不能亲见少奶奶一面，实难——”

突然一声冷哂来自轿中，道：

“落轿！”

四个穷文士扮的轿夫，立即放下彩轿，垂手侍立四角。

轿中之人沉声道：

“尊驾既然要看，就过来看吧！”声调之冷，令人寒意陡生。那大汉犹疑了一下，终子大步走到轿前，但他并未掀开轿帷，仅是面对彩轿肃容而立。

突然轿中叱声道：

“看哪！为什么不掀开轿帷？”

大汉道：

“掀开轿帷实有不便，还请少奶奶移玉轿外——”

蓦地——

轿帷启处，人影倏现，“啪”地一声，那大汉被一记耳

光打了一个踉跄，口角鲜血直流。而彩轿之前，却佻然地站着一位大腹便便，美丽慑人，却又略带煞意的年轻少妇。

大汉竟被打昏了头，垂首肃立再也不敢多看一眼。

少妇沉声道：

“看够了没有？”

大汉微微一震，道：

“少奶奶千万多多包涵，小的守庄有责，实有不得已的苦衷！”

大腹少妇退入轿中，沉声道：

“带路！”

那大汉如获大赦，慌不迭地颠着屁股，道：

“请随在下入庄！”

四个穷文士打扮的轿夫，相视一笑，立即抬起轿子，紧随着大汉走进庄中。

此刻，轿中那位大腹便便的少妇，一摸肚皮，俊脸上泛出不可言状的苦笑，耸耸肩，自轿帏缝隙中向外窥视，只见大罗山庄占地极广，曲廊回栏，飞牙挑啄，气派之大，即帝王宫殿也不过如此。

庄中表面平静如常，但在这位少妇看来，却不禁皱了一下眉头，心道：

“大罗山庄中，果然步步杀机，寸寸危险！”

小轿穿过数道屋廊，来到一座拱门之前，一个垂髫少女一闪而出。

大汉对少女低言数语转身走出，小轿便由少女引导前进！

拱门中是一个风景清幽的大花园，花园中央，有一座翠

楼。翠楼四周，遍植垂柳，长廊是苔痕上阶，草色入帘，楼门上有一小巧匾额，上书“挹翠楼”三个金字。

彩轿停在“挹翠楼”前，少妇立即走出轿来。

垂髫小女微微一震，道：

“原来少奶奶也已经——”

少妇赧然一笑，道：

“不错！本少奶奶已经怀了七个月的身孕了！”

“少奶奶贵姓？”

“高添香！金陵人氏！”

“小庄主没有和少奶奶一块回庄？”

“没有，他说一两个月内不能返庄！”

垂髫小女检衽施礼，道：

“少奶奶请先在小姐楼上等一等，因为今天是本庄庄主六十大庆，全庄上下都在忙碌，此刻小姐到夫人房中去了，待婢子去请她来！”

说毕，打发轿夫离去，将少奶奶让到楼上，到前面去了。

少奶奶闷坐了一会，自绣墩上缓缓站起，打量这座绣楼，原来是一明两暗。自外间向里望去，可以看到内间的雕花牙床和绛色罗帐以及豪华陈设。

他微微一叹，摇了摇头，心道：

“我南宫白不男不女，弄成这模样，唉，真是浑身不对劲儿！”

他语音略顿剑眉一挑，心道：

“南宫白呀，南宫白！刚入虎口，你就有点不耐烦了！”
临行时“神手状元”尚凤池前辈曾一再叮嘱：“此番行事，千万要有耐心，更要处处小心，万一得不到‘天魔伞’或者被

人看出破绽时，绝不能逞匹夫之勇，以卵击石，应当设法脱离险境暂保活命，才能另觅时机，湔雪师父的血仇大恨！”

他一想起师父的惨死，不由惨笑了一下，乍看是笑，但他那一脸狠毒之色，却蕴藏着无限的创痛、辛酸和悲愤！

他坐了一会，小姐仍未回来，便不知不觉地踱进内间之中，一阵如兰似麝的幽香，令人陶然欲醉。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面大古铜镜，他对镜而立，一看自己大肚皮，不禁大摇其头，神度至尴尬。

转目扫视，只见床前放着一双绣绒拖鞋，小巧玲珑，就凭这双拖鞋，即可猜出这位小姐并非庸粉俗脂。

他自幼跟师父居住深山，鲜有人迹终年于松风明月，虎鹿猿猴为伍，乍入香闺，再看到这双拖鞋，难免涉入遐思。

他陡然想到此行的重任，立即面色一肃，毅然转身，俊脸上萧煞之气再次凝重。

突然。他的目光凝注在墙壁上的一张少女画像之上。

“啊！”

他微微退了半步，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这少女美绝人宇，清秀绝俗，宛如西子再世，玉女临凡，令人……

当真是秋水为神玉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

美是美到极点，但她的眉黛之间，却有一种英爽挺秀之气。

南宫白喃喃地道：

“这一定就是小姐了！想不到一个黑道巨擘，竟有个天仙似的女儿！”

他看得入神，不由摇头晃脑，暗自赞赏不已！

蓦地——

一阵清脆而又略带冷漠之声来自门口，道：

“美么？少奶奶！”

南宫白悚然转身，放下背前的双手，只见一位美艳绝伦，却又冷若冰霜的少女，俏生生地站在门口。

他定一定神、衿衿一礼，道：

“高添香见过大小姐！”

大小姐一双美眸在南宫白一双大脚及肚皮上扫了一眼，嘴角上掠过一丝冷笑，道：

“免礼！”

语气冷漠，有如嚼着脆凌凌的冰块，根本不像小姑对嫂嫂的口吻。

“是谁叫你来的？”

“少庄主周一东！”

“来此作什？”

南宫白不由一怔，道：

“小女子已是少庄主的人了，过早要返庄，这次是为了返庄待产！”

他说到“待产”两字，不禁霞飞双颊，满脸羞赧之色，声音低微得几乎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到！

小姐脸上掠过一丝揶揄的冷笑，道：

“家兄是什么样子你还记得么？”

南宫白悚然一震，强作镇静，并作不解之色，道：

“小姐何出此言？小女子于一东乃是夫妻，怎能不知他是什么样子？”

“你且说说看！”

南宫白暗叫一声“幸幸”，立即正容道：

“一东两耳招风，人中奇短，且身材颇高——”

“这就足以说明是家兄？”

南宫白暗骂一声：“好厉害的丫头！”忖道：

“若非‘神手状元’尚凤池前辈杀死周一东之后，在他尸体上仔细察看了三遍，且记下特征，这番非当场现眼不可！”

他立即答道：

“他左脚心有一颗红痣！”

小姐微微一怔，似乎大出意料，冷漠地道：

“对了，你可知道本姑娘为什么要问得这般详细？”

南宫白道：

“小女子不知！”

小姐道：

“昨天也有一乘花轿来庄，轿中也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孕妇，声言是少庄主的妻妾，奉命回庄待产！”

“‘神手状元’名列三穷之首，一向做事谨慎，此番杀死周一东，事先经周密计划，利用他风流成性，在外面的妻妾不可胜计，才叫自己冒充周一东之妻，以返庄待产为由，混入此庄，以便设法盗取武林至宝——‘天魔伞’为师报仇，想不到竟有人先我而来，而且採取的方法竟不谋而合，这——”

小姐冷笑一声，道：

“家兄风流成性，谁也不知他在外面到底有多少女人，不过，他能允许你回庄待产也足以表示他对你颇为宠爱！”

南宫白道：

“小姐刚才的话还未说完，你们小女子这般详细，且说昨天也有一个孕妇返庄待产，不知是什么意思？”

小姐一双美目在他的大肚皮上扫了一眼，并未答复南宫白的问话，却哼了一声，道：

“你既然于家兄成婚达半年之久，应该知道本姑娘的名字了？”

南宫白不由暗叫一声“糟！”他万没料到此女如此厉害，自己临行时“神手状元”虽曾告诉他有关大罗山庄庄主周至刚的相貌、武功，却未告诉他小姐的名字。

情势越来越险恶，分明此女已经犯了疑心，他此刻已经豁出去了，反而十分镇静，暗中却将全部功力提聚两臂，微微一笑，道：

“小姐真会开玩笑，那有嫂嫂不知小姑名字之理！”

他口中说着，心中却万分焦急，一双俊目不由向四下扫视。

他电目四扫，并非想在房中找到小姐的名字，而是想在一击成功后，怎样离此比较便捷！

突然，他的目光又落在墙壁上那一张书像的下端，只见下端有一横纸条，上面写了一行草书，“辣手书生”司马英净手敬写，茜茜小姐惠存，十七个颇为挺秀的字。

他不由心花怒放，好像一个濒临渴死边缘的沙漠旅者找到了甘泉。

他赶紧收回目光，又微微一笑，道：

“小姐何必开我玩笑！”

周茜茜嘴角挂着冷峻的笑意，道：

“如果你说不出本姑娘的名字，就该知道这是谁在开玩

笑了，告诉你吧，昨天那个自称返庄待产的孕妇，乃是一个冒牌货！”

这句话早在南宫白的意料之中，但他不得不故作惊奇之色，道：

“什么？冒牌货？不知她冒充少奶奶的用意何在？”

周茜茜厉声道：

“先别打岔，你还没有回答本姑娘的问题呢！”

南宫白正色答道：

“茜姑娘何必疾言厉色，小女子初来大罗山庄，人地两生，还望茜妹多加指点！”

他说得不卑不亢，委婉中肯，好像根本没把对方怀疑他这件事放在心上。

周茜茜微噤一声，不由又是一怔，但她一双美目在南宫白一双大脚和肚皮上一扫，脸上又出现冷晒之意，道：

“你该知道昨天那个冒牌货的用意何在！”

南宫白心头一凛，蓄力待发，却又故作惊奇之状，道：

“茜妹这句话嫂嫂不懂！”

周茜茜冷笑道：

“由于连番有人甘冒杀身之祸，混入大罗山庄，本姑娘可以猜想得到，可能家兄已遭毒手！”

此言一出，南宫白心头太震，不禁为之变色。

周茜茜冷笑道：

“你先别怕，这不过是本姑娘的猜测之词！”她的语气先紧后松，好像在吊南宫白的胃口。

南宫白暗骂一声：“好刁滑的丫头！”故作焦急地道：

“茜妹你是说一东他已不在人世了？”

他想流下两点眼泪来配合这猫哭耗子的表情，然而，他哭不出来，因为周一东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淫贼，近年来糟踏的良家妇女，数字常在百千以上。

周茜茜冷笑道：

‘你自己心里清楚！’

南宫白茫然地道：

‘姑娘说的话，使嫂嫂越听越糊涂了！’

周茜茜轻移莲步，负手蹀躞，咕咕大笑一阵，他想极力装出男儿之态，却又不太像，那是因为她笑声脆如银铃，以致与她手负蹀躞的男子动作无法配合。

她蹀到窗前，面向窗外，道：

‘你怀孕几个月了？’

‘大约七个月左右！’

‘有什么感觉么？’

‘当然，行动十分不便！’

周茜茜耸耸肩，道：

‘行动不便那是必然的，因为突然加上一个累赘，当然有点不胜负荷，并且提心吊胆，惟恐掉了下来！’

南宫白又是一震，只感她这句话，妙语双关，话中有刺，分明说他的肚子是假的！

周茜茜续道：

‘我是问你有没有反常的感觉！’

这一下可难住南宫白了，他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年，连孕妇这个名词，都不甚了了，那会知道一个孕妇在怀孕期间的感受？

但他知道不回答绝对不行，他硬着头皮道：

‘有时感觉头昏！’

‘咕咕……’

周茜茜狂笑一阵。道：

‘孕妇头昏，这倒是少有的现象，大概你的身子太弱了吧？’

南宫白瞳目不知所答，力贯两臂，即待出手。

周茜茜冷静地道：

‘别紧张，你此刻的情形，已犯了兵家大忌，那样很容易使人怀疑你！’

‘怀疑我什么？’

‘怀疑你是冒牌货！’

南宫白暴退三步，道：

‘茜妹……你……你……’

周茜茜泰然地道：

‘还要装下去么？可惜你的乔装之术太差了！’

南宫白惊呼一声，再次暴退三大步，两掌提至胸前，即待推出。

第二章 破绽百出

周茜茜视若无睹，但从她那美极而又略带男子之风的神态看来，却好像在说：果然不出我所料，你是一个冒牌货！

周茜茜微微一笑，道：

‘早在你发现本姑娘之先，我就看出你是假的，以后又有四点破绽证实了本姑娘的猜测！’

她微微一顿，道：

‘第一，你刚才坐在外面绣墩上，两腿大开、搓手及搔后脑的动作，与女子大相逕庭——’

‘啊！’

南宫白暗骂自己‘好糊涂’，这些动作早就学习过，想不到无意中泄露了出来。

周茜茜续道：

‘第二，你刚才在本姑娘房中负手踱来踱去，完全是男子作风——’

西宫白又是一叹。没有搭腔。

‘第三，你刚才看到本姑娘的绿绒拖鞋以及画像，两眼发直，虽然眸子正而不邪，却不是一个女子应有的现象。’

她说至此处，笑靥生花，似乎甚感得意。

南宫白俊脸一红，避开她锐利的目光。

‘第四，本姑娘问起我的名字，你脸上已经现出震惊惶急之色，这已经充分表示你事先连这一点准备也没有，虽然你故作镇静，却瞒不了本姑娘。当你发现了那画像下端的小字时，又不禁喜形于色！嘻嘻嘻嘻！你到底是谁？’

她说到最后一句，已是声色俱厉。

南宫白知道事已败露，当务之急是如何离开大罗山庄，他不敢怠慢，全力推出一招绝学‘天梭手’。

周茜茜冷笑一声，不退反进，大罗山庄的‘无极黑风掌’雷暴而出，刹那间啸声大作，黑气氤氲，疾袭南宫白的腹部。

南宫白全力施出那招‘天梭手’，正欲向房门侧纵，那知五缕黑风穿过自己掌风，已经到了自己的左腰，只感眼前一花‘刷’地一声，腰部衣衫裂开尺许一条长缝，在腰间之物，已经荡然无存！

周茜茜手中多了一个大包袱，站在三步之外，咕咕冷笑不止。

事情至此，已无挽回之余地，南宫白厉喝一声，再集毕生功力，推出‘天梭手’中最后一招‘怒投天梭’。

只听风声霍霍，势若奔雷，绵密的掌形像雨点罩向对方周身要穴！

‘天梭手’是他师父‘逍遥先生’一生苦研的绝学，威力非同小可，周茜茜虽然家学渊博，也不敢稍存大意，急忙斜闪三步，险险避开！

周茜茜一向自负放纵，被南宫白迫闪三步，认为是毕生奇耻大辱，盛怒之下，欺身逾上，又是一式‘无极黑风爪’疾抓南宫白的头顶。

南宫白最后一式‘天梭手’未能伤得对方，已知凶多吉少，此刻爪风砭骨生寒，相距头顶已不足半尺。

情急拚命，不避不闪，一式‘日月如梭’，猛戮周茜茜的‘肩井穴’。